



情 人 箭

(三)

(台灣)

情 人 箭

新颖武侠奇情名著

第三集

中国工人出版社

第三集

第二十八章

扑朔迷离

第二十九章

一错再错

策三十章

炼魂潭中

第三十一章

断肠石

第三十二章

雷霆剑

策三十三章

驱车下江南

第三十四章

深夜渡关山

第三十五章

迷林诡异

第三十六章

花朝旧事

第三十七章

变生意外

第三十八章

武林大豪的婚事

第三十九章

解玲常是系玲人

第二十八章 扑朔迷离

四个人提起桌子一抖，桌子便分了家，四人各持一条桌腿在手，左手已撕开了胸前衣襟，露出毛茸茸的胸膛。

那伙计吆喝道：“又添张桌子，一钱大银……”

顾长少年手提衫角，轻轻窜了过来，冷笑道：“不知死活的奴才，真要少爷动手，你们就惨了。”

紫面大汉喝道：“你才惨了。”抡起桌腿，向少年当头击下，另一个环目汉子桌脚横扫，扫向少年的腰股。

展梦白突然厉叱一声，挡在那少年身前，道：“好极了，还有帮手！”身形一转，轻轻一掌拍在另一个大汉的胸膛上。

这大汉狂呼一声，从后面的桌子上翻了过去，滚到含笑旁观的杨璇面前，杨璇反手提起他头发，正正反反，搯了他四个耳光，笑骂道：“问你还有多嘴不多嘴？”一足将这大汉踢得飞了起来，砰地，跌在前面一张桌子上，桌上碗盏杯盘，便又被他压得粉碎！

紫面大汉以桌椅作长刀，旋展开“六合刀法”，上打“雪花盖顶”，下打“枯树盘根”，倒也打得有架有势。

展梦白冷冷瞧他施展了几招，左足突然轻轻一勾，那大汉便再也立足不稳，扑地栽倒在地上。

顾长少年笑道：“好一个狗吃屎。”提起紫面大汉的头发，学着杨璇的样子，也给了他四个耳光。

紫面大汉直被打得头嘴流血，照样跌到另一张桌，只听“哗

啦”一声，又是一桌碗杯被压得粉碎。

那环目大汉却已向展梦白扑了过去，掌中桌腿，左劈右砍，口中大喝道：“吃我神刀将几刀！”

展梦白心中虽然有气，却也不愿意真的伤了这几个鲁莽汉子，虚迎了三招，反手抓住了他的桌椅。

环目大汉厉喝道：“撒手！”沉腰坐马，用力回夺。

但桌椅握在展梦白手中，便有如生铁成的一般，他纵然面红耳赤，用尽全力也正像蜻蜓撼石柱，动都动不了！

展梦白微笑道：“去吧！”手掌轻轻向前一送。

环目大汉便再也立足不稳，蹬、蹬、蹬、倒退三步，恰巧跌在那方自挣扎着站起的紫面大汉身上。

店铺中乒乒乓乓，响声一片，那伙计睁大眼睛手指搬个不停，口里念个不停，掌柜的更是下笔如飞！

紫面大汉此刻已是只顾得自己，顾不得别人，伸手推开了那环目大汉，挺腰站起，嗖地拔出了柄解腕尖刀。

展梦白面色一沉，厉声道：“你敢动家伙？”

紫面大汉狂呼道：“太爷和你拚了！”飞身扑了上来。

展梦白身躯微闪，一掌切在他左颈上，杨璇提起那环目大汉，轻叱道：“去吧！”笔直将他抛了出去。

另两条大汉也被打得鼻青脸肿，方自爬将起来，顾长少年跺了跺脚，轻叱道：“再来…”

这两条大汉吓得一个哆嗦，掉头就跑。

紫面大汉在地上滚了两滚，也滚到了门口，被这两个大汉一边扶起臂膀，夺门而出！

展梦白箭步窜去，挑起门帘，只见这四条大汉翻身上了马鞍，手拍马股，头也不回地逃了。

顾长少年朗声笑道：“痛快、痛快，打得痛快！”

展梦白回身笑道：“多谢兄台出手…”他见到这少年衣衫都丽，人品俊朗，方自敌忾同仇，此刻便动了相惜之心。

顾长少年笑道：“兄台帮在下出了口冤气，在下本该多谢兄台才是，怎地兄台反而谢起小弟来了？”

展梦白微微一笑，道：“自应在下感激兄台的。”

顾长少年道：“什么？”

展梦白道：“在下便是展梦白。

顾长少年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目光上上下下，将展梦白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遍。

杨璇却已在那边掏出银包，含笑付了银子。

展梦白望着他纵声笑道：“小弟管打架，大哥却赔银子，大哥你这岂非太吃亏了么？”

杨璇大笑道：“极是极是，你手上痛快了，我腰包却甘了，所以要赔银子的架，以后要少打才是。”

那顾长少年呆了半晌，突也仰天狂笑起来，道：“妙极妙极，原来阁下就是展梦白，这实在太妙了些。”

展梦白笑道：“兄台高姓大名？”

顾长少年笑道：“小弟姓名，兄台迟早会知道的，只望兄台莫要忘记，小弟曾经帮你打了场架就是……”

话声未了，突然微微招手，大笑着跃出门去！

展梦白呆了呆，大呼道：“兄台慢走！”但等他追出门去时，那顾长少年却已走得不知去向了！

杨璇皱眉道：“这少年行动怎地如此奇怪？”

展梦白摇头道：“是呀！简直将小弟弄糊涂了，此人年纪虽轻，武功不弱，看来又颇有来历。”

杨璇笑道：“不管他是什么来历，总是帮着你的，可恨的是，却不知是什么人占了你名姓在干坏事？”

展梦白叹道：“此事委实奇怪，一个人由东至西，冒我的名行善，另一个人由西而东，冒我的名行恶……”

他心中突然一动，接道：“照今日的情况看来，这两个人说不定此刻就在这兴海城里也未可知。”

杨璇沉吟道：“你猜得出他们是谁么？”

展梦白笑道：“杀了我也猜不出。”

店铺中狼籍满地，两人再也无心吃喝了，当下掀帘而出。

两人走了几步，突见长街两边，妓院酒楼中灯火，一齐暗了下来，喧闹之声，也随之停止，整条长街，仿佛变成了死气沉沉的鬼市。

他们心里不觉大是奇怪，放眼四望，却又见到街上的行人，也一齐停住了脚步，垂首立在屋檐下。

展梦白目光动处，忽然发现对面的人群中，有两条熟悉的人影，一男一女，男的竟仿佛是“金面天王”李冠英！

他们遇着熟人，展梦白心头不觉大喜，忍不住脱口唤道：“李兄，李兄，李冠英……”

那知李冠英听了这呼声，身子仿佛突地一震，头也不抬，扶起身旁的女子自后面走了。

展梦白心头又是一动，正待呼唤着追过去，身侧却已有人叱道：“喇嘛爷来了，全街都已肃静，你乱嚷什么？”

叱声未了，长街头已转出一队黄衣喇嘛，垂眉敛目，列队而行，十余人走在一起，脚底不发半点声音。

长街两旁的人群，俱都低下了头，要知边外神权极盛，藏人见着喇嘛，当真有如见到活佛一般。

展梦白无可奈何，也只得低垂下头，好在这些黄衣喇嘛脚步轻云，瞬息之间，便将长街走过。

四下的人群立时仿佛由死人变活了，妓院酒楼中的灯火又复大亮，长街上也随之活动起来。

杨璇拉起旁边一人，悄悄问道：“大哥你可知道这些僧佛爷是自那里来的，要到那里去么？”

他面上经常带着笑容，话又说得极是客气。

那人忙也还礼道：“大哥你不知道么，这些活佛爷都是自都兰寺来的，听说是要入关去。”

杨璇大奇道：“为何要入关去？”

那人左右看了两眼，轻声道：“听说是为了去年在塔尔寺所发生的那档子事，所以喇嘛爷要到关里去追查。”

杨璇“哦”了一声，目中神光一阵闪动。

展梦白面上也变了颜色，悄悄拉了拉杨璇衣袖，低语道：“原来这些黄衣喇嘛也是为了‘情人箭’赶赴中原的。”

杨璇目光闪动，道：“你怎会知道？”

展梦白叹道：“小弟的二叔父魏子云，便是丧生在塔尔寺那一役之中，小弟焉有不知之理？”

语声未了，人群中突然伸出一只手来，扣住了他的手腕，出手之快，当真是快如闪电。

展梦白猝不及防，大惊转身，叱道：“什么人？”

只见一个扳肋虬发，广头深目，目光有如碧火般的锦衣大汉，分开人群大喝道：“原来是你！”

展梦白微微变色道：“原来是你！”

锦衣大汉厉声道：“方才呼唤李冠英的可是你么？”

展梦白道：“不错！”

锦衣大汉道：“他在那里？”

杨璇冷冷接口道：“阁下请放开手 再说。”手掌有意无意间轻轻一扫，那正是扫向这锦衣大汉肘间“曲池大穴”！

锦衣大汉手肘微缩，展梦白已反腕挣脱了他的手掌，锦衣大汉怒道：“你是什么人？管老夫的闲事？”

杨璇冷冷道：“阁下高姓大名，先请指教。”

锦衣大汉厉道：“你不认得老夫么？吴七是也……”

杨璇面色微变，道：“原来是‘出鞘刀’吴老前辈。”

锦衣大汉怒道：“无鞘刀、不是出鞘刀，根本无鞘，那里来的鞘可出，小子，你莫记错了。”

杨璇道：“在下乃是‘傲仙宫’门下弟子杨璇。”

“无鞘刀”亦自怔了怔，瞬即大笑道：“原来是‘傲仙宫’弟子，难怪有这样的身手，这样的胆气。”

笑声突顿，转首问道：“李冠英那里去了？”

展梦白道：“方才匆匆一瞥，便已看不到了。”

“无鞘刀”道：“可是真的？”

展梦白冷冷道：“你若不信，何必问我？”

“无鞘刀”呆了半晌，顿足叹道：“老夫不远千里，自关内将他们追到关外，不想这次又被他们逃脱了。”

自从那日在太湖岸桑林里，那人妖柳淡烟的精舍中，展梦白放走了吴七后，但一直未曾听到过他的消息。

此刻他不禁沉声叹道：“那位孟姑娘，既然早已对前辈无情无义，前辈何苦要苦苦追寻他们。”

“无鞘刀”恨声道：“不追着他们，怎消得了心头之恨。”

展梦白叹道：“他两人有家难归，逃来关外，情况已是狼狈不堪，前辈不如网开一面，饶了他们吧！”

“无鞘刀”变色道：“好好，你竟也帮着他们说话，他们狼狈，我吴七难道不不狼狈么？”

展梦白道：“在下并非帮着他们说话，只是……”

“无鞘刀”惨然道：“只是什么？老夫对那孟如丝关心体贴，别人不知，你总该知道一二吧！”

展梦白想到那日在秦瘦翁处，这“无鞘刀”为了孟如丝受了伤的情急之状，不禁点了点头。

“无鞘刀”黯然道：“但是她对我怎样？她……她竟……唉，她对我怎样，我不说你也该知道。”

展梦白想到那日在桑林中，孟如丝对他的阴险冷酷，翻脸无情，又不禁长叹着点了点头。

他频频点头，杨璇却看得莫明其妙，忍不住含笑接口道：“二弟，你与吴老前辈在打什么哑迷，可肯让我知道？”

展梦白叹道：“此等事情，大哥你不问也罢。”

那知“无鞘刀”却厉声惨笑道：“老夫满腹怨气，正要找人倾诉，杨兄弟你若愿听，便再好不过。”

杨璇沉吟道：“长街之上，终非谈话之处。”

“无鞘刀”拉起他衣袖道：“老夫落足的客栈，便在附近，两位无论如何，也该过去喝两杯酒。”

展梦白无可如何，只得跟着他去了。

到了客栈，“无鞘刀”果然将满腹冤苦，一一向杨璇倾诉了出来，说得老泪纵横。

展梦白听得不耐烦，信步踱了出去，踏着满地星光月色，在长廊下往复漫步，苦苦思索。

他暗暗忖道：“李冠英一路自关内前来，恰巧是在这两日到了这里，那些冒名行善的人，是否他做的呢？”

李冠英知道自己误会了他后，曾经千方百计地前来赎罪，想到这里，展梦白不禁觉得自己猜测甚是有理。

走到第三圈时，“无鞘刀”邻室的房门，突然悄悄开了一线，房门中缓缓伸出了一只嫩葱般的纤纤玉手。

展梦白吃了一惊，顿住脚步，只见这纤纤玉手，竟在向他轻轻招动，像是要招呼他入房去坐。

他越看越是惊疑，暗暗忖道：“这会是谁？杜鹃？宫伶伶？萧曼风？萧飞雨？抑或是那苏浅雪？”

他几乎将自己已认得的女子都猜了一遍，只觉这些人似乎都有可能，却又似乎都没有可能。

心中猜疑，脚下已情不自禁地走了过去，突然一掌推开了房门，身子有如箭一般窜了进去。

他身子方自窜入，房门立刻悄悄关了起来，展梦白霍然转身，骇然只见李冠英、孟如丝双双立在门口。

他再也未想到住在“无鞘刀”隔壁的，竟会是这两人，大惊之下，几乎忍不住要脱口惊呼出来。

“金面天王”李冠英轻轻“嘘”了声，面带微笑，悄悄道：“多日不见，展公子你别来无恙？”

展梦白忽地拉着他手腕，惶声低语道：“李兄你……你可知道，那‘无鞘刀’便在隔壁。”

李冠英笑道：“自然知道。”

展梦白着急道：“既然知道，为何还不快走？”

孟如丝轻轻一笑，道：“我两人若不是因为他住在这里，也不会住在这里的，为什么要走？”

展梦白大奇道：“这话……在下有些不懂，两位既是为了逃避他的追踪远来关外，为何却偏偏要住在这里？”

李冠英笑道：“那吴七粗心大意，只顾到那最最隐僻之处去苦苦寻找，却始终顾不到眼前之事。”

展梦白呆了一呆，恍道：“原来如此，李兄果然是聪明人，其又何止吴七，世人寻物，大半都会将眼前最最明显之处疏忽了的。”

他语声顿处，心头突又一动，接口问道：“既是如此，李兄你何不索性乘此回头而行，让他再也寻找不到！”

孟如丝笑道：“我们要甩下他，让他寻找不到，自然容易得很，只是我们却不愿意让他找不到影子。”

展梦白大奇道：“这话……在下又有些不懂了。”

李冠英道：“我两人若不是故意引他来追，早就将他甩得远远的了，怎会被他一路追到这里。”

展梦白更是惊奇，道：“为何要引他来追？”

李冠英道：“在下半生谨慎，此刻却要寻些刺激，而最最刺激有趣之事，便是想尽千方百计来逃避别人的追赶。”

孟如丝轻笑道：“这就像我们小时候捉迷藏的游戏一样，却又不知比捉迷藏紧张刺激千万倍了。”

展梦白呐呐道：“追到何时是了？”

李冠英笑道：“如此有趣的事，便是追上一生一世，又有何妨，只怕他若不追，便无趣了。”

他淡淡说来，展梦白却听得目定口呆，这种事他当真是所未听，闻所未闻，连做梦都未曾想到。

他呆了半晌，暗叹付道：“这三当真是前生冤家，死对头，这样下去，不知如何才是了……”

只听李冠英已改口笑道：“在下昨日来到这里，却在无意间遇着了两位出乎意料之外的故人。”

展梦白道：“一个自是在下，还有一个是谁呢？”

李冠英笑道：“兄台不妨猜一猜……”

展梦白苦笑道：“这叫小弟如何猜去？”

李冠英道：“他也是杭州城内的人。”

展梦白心念一闪，脱口道：“莫非是孙玉佛？”

李冠英抚掌道：“不错，正是此人，他身侧还有位陌生的朋友，见到在下时，两人竟匆匆避开了。”

展梦白心念闪动，恍然忖道：“是了是了，那孙玉佛自昆仑山逃下来后，必定是取道哲公多等地来到这里。”

一念至此，他已断定那假冒“展梦白”之名为非作歹的人，除了“天巧星”孙玉佛外，必定再无别人。

但那冒名为善之人，是否就是李冠英呢？

展梦白暗暗忖道：“我若直接问他，他必定不肯承认，我不如诈他一诈，只怕能诈出真象也未可知。”

当下长叹一声：“闻得兄台在如此情况下，还不忘行侠义之事，在下实在钦佩得很，只是……”

李冠英微微变色道：“只是什么？”

展梦白微笑道：“只是兄台为何要用小弟的贱名，来行侠义之事，小弟无功受禄，实觉汗颜的很。”

李冠英呆了半晌，摇头叹道：“在下只当事情做得极为隐密，不想还是被兄台知道了。”

孟如丝忍不住轻声道：“他才不知道哩，他是诈你的。”

展梦白总算揭破了个疑团，胸怀不觉大畅。

李冠英笑道：“此事总是要被展兄知道的，但展兄却切切不可透露，小弟便住在这里。”

展梦白正色道：“但小弟却有一言要奉告兄台，善泳者必溺

于水，能放手时，还是放手了吧！”

李冠英道：“兄台良言，在下必定紧记在心。”

展梦白无言地凝注了他们片晌，心中黯然叹息数声，也不知该再说什么，只得抱拳告辞了。

他悄悄开了门，左右观望了两眼，方自走出门去，心中暗暗叹道：“情感一物，怎地如此难以解释？”

只听那“无鞘刀”在房中叹道：“情之一物，当真是令人捉摸不透，老夫对她百般体贴，那姓李的却百般将她虐待，这贱人却还要跟定了他。”展梦白走进房中时，他显然已说完了那段故事，此刻正在作着结论。

杨璇微微一笑，道：“前辈可知道正是因为前辈对她太过体贴温柔，她才会远离前辈而去的。”

“无鞘刀”皱眉道：“这是为了什么？”

杨璇道：“女人如水，情感最是捉摸不定，你对她太过温柔，她便觉太无刺激，你若疏远于她，她反会求你。”

“无鞘刀”呆了半晌，喃喃道：“真的？……真的？……”端起壶来，痛饮了几杯烈酒，叹道：“想来像是真的！”

杨璇道：“前辈下次走到女人之处时，切莫忘了带根鞭子，晚辈担保便不会再遇着这般事情了。”

展梦白忍不住笑道：“大哥说的，未免太过偏激了些吧！”

三人喝了半晌闷酒，突见一个店伙，敲门而入，手里拿着一方摺得整整齐齐的纸束，恭敬地交给了吴七。

“无鞘刀”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的竟是：

“下站插都升图，到时再见，我俩先去了！”

“无鞘刀”变色道：“谁交给你的？”

那店伙呐呐道：“是个门口的乞丐……”

“无鞘刀”推案而起，苦笑道：“老夫要去了，两位往东，老夫往西，下次再见，只怕遥遥无期了。”

展梦白叹息道：“前辈，得回头时便回头，前辈你……。”

他话未说完，“无鞘刀”便已掠出窗外，如飞而去，那魁伟的身影，在灰黯的夜道中有如一道轻烟，瞬间消失。

过了半晌，门外又是阵轻轻的敲门声，不等回应，便悄悄推门进来，却正是李冠英、孟如丝两人。

展梦白睁大眼睛，呐呐道：“两位？”

李冠英笑道：“小弟也要去了，只是令他先走一步。。

杨璇大奇道：“阁下！难道便是……便是李兄么？”

李冠英道：“不敢。”

杨璇呆了一呆，忍不住失笑道：“难怪吴七永远无法找得到两位，原来两位是跟在他后面的，要他如何追法？”

他转目瞧了孟如丝两眼，接道：“在下杨璇，乃是梦白的结义兄弟，两位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无妨。”

李冠英笑道：“在下只是来告辞的。”

杨璇道：“我兄弟也要走了。”

李冠英杨起双眉，道：“两位要去哪里？”

杨璇微微一笑，道：“此间并非我兄弟落足的客栈。”

李冠英笑道：“在下半年之中，若仍未被那吴七追着，也要转入关内，到那时想必能再见两位。”

展梦白轻叹道：“但愿如此。”

于是李冠英抱拳告辞，孟如丝自也跟着走了，她此刻已仿佛变成李冠英的影子，无论李冠英走到那里，她都会跟去的。

展梦白望着他俩身影消失，唏嘘半晌，突然道：“大哥请先回客栈，小弟还要在外面转转。”

杨璇诧声道：“你要转到哪里去？”

展梦白恨声道：“那厮冒名行恶，到了这里，想必也不肯罢手，小弟好歹也要查看查看，看看他今夜有何举动？”

杨璇目光转动，沉吟了半晌，缓缓道：“你查看无妨，只是……，却要小心，最好四更之前，便回客栈，免得我多担心。”

展梦白道：“小弟理会得。”

杨璇道：“你这就要去么？”

展梦白道：“大哥走门，小弟钻窗，四更左右，客栈见了！”后退几步，拧身掠出了窗户。

杨璇眼望着他去得远了，立刻匆匆而出，仿佛又要赶着去施什么诡计。长街上夜市虽已阑珊，但妓院酒楼中，灯火仍旧，也不时还有猜拳行令之声，自高楼上飘散下来。

他走了几步，突见一条推车的莽汉，手推板车，从对街冲来，仿佛收足不住，板车笔直冲向他身上。

杨璇双目微皱，连退了几步，那知身后突地又有人惊呼道：“不好了！”又是一辆板车、斜斜撞了过来。

两车左右而来，若是换了常人，不免要被这两辆板车夹在当中，侥幸杨璇一身武功，双袖兜起，拧身退步。

不想突然又有条醉汉，脚步踉跄走了过来，失声惊唤一声，着着实实在在地撞到了杨璇身上。

这大汉身材高大，全身扑来，力量倒也不小，杨璇慌乱之下，猝不及防，竟被他撞得立足不稳向后跌倒。

后面竟恰巧是一间悬着红灯的酒楼，楼上笑语喧哗，杨璇被撞得倒了过去，不禁怒骂道：“瞎眼的畜牲！”

那知他一句话还未骂完，身侧已有人妖笑道：“是杨相公么？怎么来得这么晚，别人都等得急死了！”

杨璇大惊之下，也忍不住再骂外面的醉汉，顿住身形，凝目望去，只见一个满头珠翠，体态俏艳的红衣少妇，正倚在门内，笑吟吟望着他。

杨璇沉声道：“素不相识，姑娘怎会知道贱姓？”

这红衣少妇眉梢眼角，荡意撩人，显见是久经沧桑的风尘女，望着他咯咯笑道：“你猜猜看？”

一笑语之间，一只指甲染着瑰花汁的纤纤玉手，已向杨璇的肩头搭了过来，杨璇变色道：“姑娘放尊重些。”

红衣少妇荡笑道：“哟，这么凶作什么？你难道不认得我了么？我却认识你，还知道你叫做杨璇？”

杨璇从不涉足风尘，更不认得风尘女子，此刻又惊又奇又怒，突然一把拧住少妇手腕，怒道：“你说不说？”

这少妇如何禁得住他鹰爪般的手劲，立时花容失色，颤声道：“你放手，我说我说……是别人告诉我的。”

杨璇更是惊疑，厉声道：“是谁告诉你的？”

红衣少妇道：“是楼上一位客人，告诉我们如有个人被醉汉撞入门来，就是杨璇杨公子，他还说，他还说……”

杨璇叱道：“他还说什么？”

红衣少妇苦着脸道：“他还说这位杨相公人最和气，叫我不防开开杨相公的玩笑，他……他害苦了我了！”

杨璇变色道：“此人现在那里？”

红衣少妇道：“还……还在上面！”

杨璇道：“领我去！”

红衣少妇已疼得冷汗直流，颤声道：“好哥哥，你！”

杨璇怒道：“谁是你的哥哥？”手掌又是一紧。

红衣少妇颤声道：“不是哥哥，是祖宗，哎哟……小祖宗，你